

李白蘇軾的唱和

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蘇軾不見李白之月，但蘇軾之月曾經照過李白。明月亙古如斯，普照塵世。令人頓生吾生須臾、滄海一粟之感。不羈的背後，又都有那麼一絲無法排遣的孤獨。太白「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東坡也是三元素：「與誰同坐？明月清風我。」

站在赤壁之上，李白筆走龍蛇：「二龍爭戰決雌雄，赤壁樓船掃地空。烈火張天照雲海，周瑜於此破曹公。」這把烈火熊熊燃到蘇軾的紙箋上，才終於「檣櫓灰飛煙滅」。鏡頭切換到廬山，李白閒情信步，遙看瀑布：「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蘇軾竹杖芒鞋，「橫看成嶺側成峰，遠上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李白看廬山的視角，就跟「黃河之水天上来」「唯見長江天際流」一樣，他慣於仰天長嘯；而蘇軾橫看側看，遠近高低，多了許多對人間的觀照。一個闊達於三百金樽，一個豁然而於一蓑煙雨。



瓜園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論豪邁曠達，李白、蘇軾絕對是千年文壇的兩座巔峰。盛唐氣象，雅宋風景，都在兩人筆下揮灑出最絢爛的篇章。

知子莫若父，識臣莫如君。宋神宗對於蘇軾與李白就有一句精妙妙評：「白有軾之才，而無軾之學。」李白主要放浪於江湖，思緒靈感無邊無際；而蘇軾一生卻在廟堂、鄉野、天涯、衙門、學堂、農舍之間轉圈遊走，就這一點來說，他的人生厚度、韌性，更勝過李白。

其實，李蘇之間有很多穿越時空的唱和，既可以說是不經意的巧合，更可視作藝術及性靈上的共通自覺。李白「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杯一問之。」三百多年後，同一輪明月下，他放下的那杯酒，又被蘇軾端了起來：「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

「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

讀書躬行

最近看的一條介紹某本書的視頻中，作者提到當他還在大學讀書時，教授曾向他推薦過這本書，但他當時並沒有讀，如今離校多年，一個偶然的機會令他拿起那本書，一讀才知原來如此經典。視頻下的評論中，眾多網友都留言說，自己也有類似的經歷——某本書在學校沒有心思讀，工作之後細讀才發現其中真味。心有戚戚焉，我也有！若不是視頻作者提起，若不是有這麼多網友表示，我說不定也不會注意到自己也有這樣的情況，而且還有這麼多人都有同樣的情況。為何如此呢？

回想在學校讀書的時候，基本上每科都會拿到一個由教授推薦閱讀的書單，如果只看一科，或許努力一下尚有可能完成，但這麼多不同的科目都有各自一長串需要閱讀的參考書目，要在短短的學期內全部完成，就真的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了。既然不可能全部完成，那如果不是徹底擺爛躺平，也就只能根據喜好取捨一下了。

也有一些書，大學階段雖是讀過，但如蜻蜓點水風過浮萍，手中合上書本的同時，心裏也就放下了，並沒有留下太深刻的印象。倒是工作幾年有了些實際經驗之後再翻看重讀，面對同樣的文字、同樣的表述，卻有了完全不同的感受。當年看起來乾巴巴的敘述性文字，如今讀起來才發現那都是從大量生活經驗中提煉而成的字字珠璣。有的時候一邊讀會一邊想，要是當年讀懂了這些該多好，自己會少走多少彎路啊！但轉念一想，以當年自己的閱歷，又怎麼可能讀懂呢？彎路，在地圖上看看印象不會太深刻，還是要自己走過，才記得腿疼。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陸放翁誠不欺我。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

豆花米線

跟豆花的交情，幾乎是在到達雲南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在此之前，對一個北方人來講，豆花的甜鹹之爭就跟中秋的那輪混戰一樣，其荒唐之程度令人「瞠目結舌」，為什麼一個從氣質到口感都跟「鹹」不搭邊的食材，要硬生生地被綁去別人家裏「凹造型」？直到落地春城，曾經的異端變成了最順理成章的存在，曾經對鹹豆花沒有容忍度的我，也想不到自己在某一天，可以被同化得如此樂不思蜀。

如果你也對鹹豆花動了心，請一定先試試豆花米線。這一碗看似普普通通的碳水，愣是用「洪荒之力」將我的偏見連根拔起，在一個渾渾噩噩他鄉的晌午，留下了判若兩人的表情。

到了雲南，豆花米線不用特意去找，各城市大街小巷都少不了。順着長隊排到盡頭，坐定點好，一碗端上來，冬菜、韭菜、油辣子、花生碎，再加上盤踞中間足量的豆花，米線在哪倒是不重要了，你知道一番攪動之後，一切就會融為一體，是真情還是假意，也見分曉了。可即便有了心理準備，也還是直接「爆燈」了。攪開的豆花分而不散，包裹着米線和醬汁，嫩滑得就像壽喜鍋的生蛋液，甜鹹交織的醬油配上口口生香的花生碎，最後都落在豆花的溫床上，長出一株豐滿又高雅的花束。我此刻也完成了內心中甜鹹的大和諧，這一股明亮暢快，走多少彎路都值得。

一頓飯，確實是吃出了徹底的改變，特別在思維定勢已成型，早就對豆花酸菜魚、豆花火鍋等「黑暗料理」心有餘悸的情況下，依舊不疾不徐，用一雙無形的手慢慢把你味覺上的困惑擦去，再悄聲無息地重建一個新世界。不到半小時功夫，鑽進肚子裏的是一碗米線，可環繞於思想上空的，卻變成了對鹹豆花無法取代的深情。



食色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前幾天去書店，看到顧隨先生的《駝庵詩話》有了新版本。這本書是我的案頭書之一，每翻讀幾頁，常會有些新的體悟，有時出差，也隨手帶上，一來是耐讀，二來書比較薄，開本窄削，硬面精裝，很適合拿在手中閱讀。對了，我手頭這本是三聯書店出的。新近看到的則是另一家出版社的新版本，與我手頭這本相比，開本更大，書頁更多，粗略估算，體量漲幅至少在一倍以上。

《駝庵詩話》脫胎於葉嘉瑩先生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在燕京大學聽顧隨先生講課時的筆記。我翻看了一下新版本，文句有所修訂調整，內容沒有實質變化。書的厚度之增加，主要來自排版的變化，尤其是加入了不少插圖，使這本原

書之薄厚

不厚的書變厚了起來。

書是薄的好還是厚的好？就內容言，我想，沒有絕對標準。有些書皇皇幾大冊，鴻篇巨著，思想之深邃，例證之豐富，讀之如入寶山，應接不暇。另一些大部頭的書，看着很嚇人，其實注了不少水，擰乾後，反倒不如要言不煩的「小書」扎實。古人的不用說了，近人作品如錢穆的《國史大綱》、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王國維的《人間詞話》都不厚，但都入經典之林。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我在島嶼讀書》

家蘇童從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畢業後到南京藝術學院當輔導員，葉兆言從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後也在大學裏當輔導員，雖然他們當輔導員的時間都不長，但兩位作家都看中了象牙塔裏相對安靜的環境。據悉，另一位知名的作家韓少功每年春末夏初都要去曾插隊的湖南汨羅縣偏遠山區，開始他的鄉村生活，在安靜的書桌前創作和思考。

不管是島嶼、象牙塔，還是山區農村，都是作家想屏蔽外界給自己尋得一個相對封閉的物理空間。在這方面，胡



樸散為器 馮愛枝

逢周三見報

地下鐵之歌

感奇怪。後來知道倫敦好些劇場亦沒有空調設備，才知道這是因為當地天氣而成。多年後，我和當時尚未成為我太太的女朋友一起到巴黎旅遊，當地的地鐵車站通道都十分陳舊，卻滿載藝術氣息，牆上的壁畫或裝飾都令人駐足觀賞，間中亦有藝人演奏各式樂器，令人感覺舒泰。

我家愛到日本旅遊，因其地鐵網絡十分發達，東京區的地鐵站星羅棋布，猶如八陣圖，基本上能夠直達任何社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彈阿蘭胡埃茲的瑪霍

畫作描繪了一位打扮得如西班牙傳統鬥牛士般瀟灑的男子在晴朗的戶外坐在樹下的岩石上彈着結他，身旁的地上對面坐着兩位若有所思的美麗女子。西班牙語中的瑪霍（Majo）及其陰性詞彙瑪哈（Maja）特指馬德里下層社會中有着厚臉皮舉止的時髦群體。畫中男子的鮮艷着裝——大紅色的披風、酒紅配綠色的套裝裏面搭配淺黃色的馬甲，以及禮帽下紫色的頭飾與他歪頭望向觀者的神態也與當時魁偉自信的浪蕩



瑪霍身份頗為融合。在當時的西班牙，貝尤三兄弟——大哥弗朗西斯科、二哥曼努埃爾和小弟拉蒙是著名的畫家家族，這幅《彈結他的瑪霍》實際上是大哥弗朗西斯科所創作的一套共計十三幅的掛毯畫稿之一臨摹並完善的作品。在三兄弟之外，家中最小的妹妹約瑟法嫁給了同時代偉大的畫家弗朗西斯科·戈雅。拉蒙曾和內兄戈雅共同完成過多個訂單，從此作清新淡雅的色調和鮮明的洛可可畫風上也能看出他和戈雅在創

以排版調整，或加入大量圖片，使書變厚，又是另一回事。讀書和求知常被關聯在一起，求知當然是讀書的第一需要。不過，讀書還可滿足多樣需求。審美是其中之一，社交也是。在以書為話題的互聯網社交中，重要的已不是「讀到了什麼」，而是「在讀什麼」；不僅是「這本書裏寫了什麼」，而且是「這本書長什麼樣子」。一本裝幀華麗的書，可以「讀」，也可以「看」，還可以「把玩」，在「晒」方面更是趁手，或因此得到更多人喜歡。出版方對此想來早有察覺。何況書既然變厚了，定價理所當然要提高。可嘆我偏好實在落伍，仍喜歡裝幀簡樸、實打實的書，老版的《駝庵詩話》在我書桌的地位仍穩如泰山。

適隔離外界的心願更為徹底，一九三三年他為《東方雜誌》新年號《新年的夢想》所寫的《應徵回答》中稱，自己的夢想是有「一個理想的牢獄」，在那裏面「不許見客，不許見親屬，只有星期日可以會見他們」，可是要允許他「可以讀書，可以向外面各圖書館借書進來看，可以把我自己的藏書搬一部分進來用。」

「不與人物接，不與山海遊，終生伏几案，天地一書囚。」從著名史學家朱希祖的小詩中能夠看出，他也甘於當一個「書囚」，避免干擾，把自己關起來好好做學問。

今次，余華等作家接受「挑戰」，貢獻出自己首部外景紀實類節目，去綜藝化、無表演環節。在喧囂浮躁的世界，希望能夠引起更多人安靜讀書的興趣。

區。然而，當中不少車站從月台到出口馬路都沒有自動電梯或升降機，推着幾個行李箱的旅客並不方便。內地方面，一線城市的地鐵網絡已有長足發展，我尤其欣賞深圳地鐵，車站外圍的設計和配套設施極具環保意識，大多附設共享單車的停車間，讓地鐵乘客可以輕鬆地轉往目的地。

「地下鐵碰着她，好比心中女神進入夢……」上世紀八十年代，歌手陳百強的歌曲《幾分鐘的約會》與當時新興的香港地鐵連結一起，自此之後就像成為「地下鐵之歌」。執筆之時，港鐵發生了「甩車門」意外。其實港鐵已有四十多年歷史，除了其營運公司，香港人都需要一同將港鐵好好維護。

作這類輕鬆歡愉的室外鄉間題材的極高相似性。

需要提及的是，儘管拉蒙·貝尤和作曲家不屬於同一時代，但他最終長眠於阿蘭胡埃茲城，這也許是唱片公司選擇其作品對應羅德里戈結他的緣由。

「碟中畫」《阿蘭胡埃茲協奏曲》&《紳士幻想曲》／《彈結他的瑪霍》



藝加之言 王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幸運草

盯着你進了電梯上了樓，他自己就坐在大堂的沙發上坐着。」聽到這，我竟有些汗毛倒豎。莫非他跟蹤我？

管理員大姐接着說：「我剛要問他是不是找人，他倒先向我打聽起你的英文名了。我說我也不知道。他有些失望。但今天晚上他就送來了這個，讓我轉交給你。」我打開信封，裏面是一張感恩卡，上面寫着：「Jackey，謝謝你那天早上替我刷車費。」落款是「中學生鄰居：Lau」。

啊，我想起來了！那一年

前，有天早上我搭社區巴士去趕港鐵。「嗨——」機器發出了餘額不足刷卡失敗的刺耳響聲，在我前面的那個男孩轉過頭來，臉上滿是窘迫和焦急。司機大聲說：「快去充值啦。」男孩看了一眼表，看樣子準備「百米衝刺」去不遠處的便利店。我一把拉住他，用自己備用的八達通替他刷了卡、解了圍。那天下車時，他跑來問我的名字，我急着趕路，隨口說了自己的英文名……

或許他找了我好久吧，大家都是「口罩俠」，想準確找出一個只

有一面之緣的人很不容易；或許他那天看到我，也拿不準是不是那個幫過他的人，所以就遠遠地跟着。不過，現在輪到我為難了：我該如何尋這個懂得感恩的Lau呢？親愛的讀者朋友，可以為我支支招嗎？



負喧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